

辽东作家丛书

天 梦

王 忠 新



大 连 出 版 社

(辽)新登字 15 号

天 梦

王忠新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辽东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10 千字 印张: 5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责任编辑: 李新民 责任校对: 中 校 封面设计: 吉 新

ISBN7 — 80612 — 106 — 4/1 · 24

定价: 6.00 元

隐隐的不安

出书总要写序，求名人写序的目的不外乎三点：或是怕读者看不懂，在序中扼出其要，给人们一条读书的指导性线索；或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助钟馗打鬼，进行一番云山雾罩的吹嘘；或是让名家来一席赐教和勉励。

我近年来，杂七杂八的出版了10多本集子，写作对于我，并无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很多时候都是对寂寞的一种打发；集子也无任何高深莫测之处；加上本人天份也低，大约属于孺子不可教也之类，所以，我的集子从不敢求人给写序。

然而，以往我在自序时，心头总有一点夸张性的冲动，自我感觉写的恣意洋洒，并有几分英姿勃发。唯独这次自序，犹豫了很长时间，内心老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不是怕集子出版后引来褒贬不一，也不是怕笔锋触及了什么人的痛处，而是从内心深处觉察到了自己文笔的疏陋，怕这个疏陋亵渎了散文的高雅。

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很注重“真”，而散文对于艺术的真

情追求的则更为细腻，而在我的散文中，一种矫情的虚假还没得到彻底剥离，或者正在致力于剥离。

散文的风格往往就是散文的风骨，不能形成风骨，散文也就很难翩然。而我的这集散文中，我所能认同的带有悟性和哲理，甚至带有针贬之意的风格，只能说刚刚有所形成，可至少在这本集子中，它还是个迟到的爱。

凡是散文大家，往往也都是语言大师。散文的语言不管是极富文化味，或极为朴素，它都不是一种匠心拳拳的刻意运用，而是一种有灵性的自然涌动，还未及自觉，却已分明地表现在字里行间，一字一草，一行一木，一篇则是一片原野，原野上吹着东南西北风。我自叹弗如。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色彩纷呈的，可所有的色彩都是太阳之光的浸染，一粒高粱，就是一轮太阳，一株绿草，就是太阳的一片柔情。散文具有很大的闲适性，可散文仅仅停留在闲适而缺乏穿透性，那也不过是花花草草、小猫小狗的雅趣，或是一片浮光掠影。我的散文缺乏从世界的多彩，去回穿太阳。

当我的第一篇散文发表前，有位女友相邀为此要将进酒。而当其发表了，我觉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那杯酒我没喝。以后发表的东西逾百万字，我还是杯酒没端。心理上有过沾沾，却从未敢自喜。

宇宙无穷，天地浩渺，散文精深，人生又如此须臾，我该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挟风雷于散文中遨游？我长恨——自己。

王忠新

1995年8月

001 隐隐的不安 / 自序

第一辑 风中的沉思

003 高山槐

005 驴腿石的随想

008 宜兴洞幽

011 找“宝”

014 弯弯的榆树

016 一把小剪刀

019 那颗不该生出的智齿

022 ● 海边渔歌

025 目录 “木头人”

028 那一盆小包子

032 等待

034 姥姥的烦恼

037 童年的寂寞

第二辑 人梦的山河

043 旅遊是什么

048 那辉煌的觐标

051 天府续辣

053 那绿·那白

057 夜遊华山

061 泰山雄

065 ● 临潼随笔

069 咸阳随记

072 鱼儿在松花江中跳

075 松花湖上垂钓

目 录

079 在这片黄土地上

第三辑 弯弯的山道

083 《悲枪》的《英雄》

087 家常的菜味道最好

092 醉话

098 乡间的小路

104 燃烧的落照

107 阳差

● 第四辑 如铁的记忆

目 录

125 醉鸟

128 路

130 云海思

132	放歌雪山之巅
135	那一顶大盖帽
138	那一瓢大红枣
140	我想起一个古老的传说
143	特殊的陪嫁
146	洁白的大雪

●
目
录

第一輯

風中的沉思



嵩 山 愧

嵩山，五岳之一。

少林寺，中原名刹。

少林寺天王殿有佚名对联曰：地在天中，四海名山惟第一；心传言外，十方法教是初元。好大的气派！真推第一？

伴着狂热的迪斯科乐曲，随着牛仔裤勾勒出的人流曲线，我在嵩山之上寻觅。

看不到泰山的雄大，看不到华山的险峻。史称嵩山如卧，这如卧的嵩山，可能有如卧的神韵，但就凭这如卧，就敢吹足了气的标榜老子天下第一。缘何堪称第一？

我思索着想起中岳庙里那对门神，暴眼突出，凶神恶煞。一个来旅游的小妞竟被吓哭了。但仔细端详一下这对凶神，又很滑稽。滑稽在于自古佛道不同教。可粗心的工匠却把佛教的门神哼哈二将错铸在道教门首。实在是错，错，错。不知底细，还以为佛门也发生叛逃事件，或误认为是土匪“卧底”。

也可能真是古人讲得那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名刹

出自名山，名山得益名利。一部《少林寺》电影，不就使嵩山声名鹊起，引来五大州豪杰敬仰。

不管怎样，这第一名山我是不敢苟同。中国天下第一江山，天下第一关，天下第一剑，天下第一的“夜郎”实在太多了。因此，对这第一名山，我老犯核计，会不会又是文人骚客的胡乱吹捧。过去有捧梁园戏子的，有捧青楼妓女的。洋人有捧接吻时间最长的，有捧跳舞最久的，还有捧乳房长得奇大的。反正捧什么的都有。捧杀，也是捧。

或是嵩山靠近古都开封和洛阳之故，人们不都说，靠近西天好成佛吗？如来佛脚下的石头不都能成精变化吗？

再不就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中原大地沃野千里，嵩山才声显鹤立。

我试想，如果把嵩山放入太行山中该会如何呢？我曾去过太行山林县那段隆虑山脉。啊！巍巍太行，神哉！奇哉！壮哉！那才是山。那些山峰之神韵，随便哪座，我敢说都大大胜过嵩山。

可那些奇峻山峰并未成名！

我有些愤愤然了。

是的，嵩山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可它绝对没有太行山动人心魄，夺人魂梦的气势。可雄伟的山姿是靠传说来编织的吗？

但太行山并未鸣过不平，它是不应有恨呢？还是大智大语？

其实大凡去过嵩山的游人，去时都是乘兴而发，归来几乎无不感叹：盛名之下……。民心也是天意吗？游人都悔，嵩山难道就不应有愧吗？

驴腿石的随想

生殖器，这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公共场所，是一个约定成俗的禁谈话题。而我听说冰峪沟，恰恰就是听人讲生殖器而引起注意的。

冰峪沟是辽宁庄河的一处美景，号称“东北小桂林”。有一天几位朋友聚在一处“侃大山”，谈家乡之奇。某报社记者告诉我，他家就住在冰峪沟，那沟里有块孤耸的巨石，上头粗，下头细，中间带眼，当地乡民管它“驴×石”。这可真是一奇，造物主真的用石头造就出一个公驴的生殖器，让人飘然想起那些对生殖器崇拜的蛮荒民族的强捍之风。

后来到大连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闻听冰峪沟已开发成风景区了，我想看看东北小桂林的风采，也很想看看那个公驴的生殖器，那时我对冰峪沟的具象，只有那一杆雄性的大旗了。

人一临冰峪沟，登时就感到景色不凡，流水清清，峨嵋流黛，这不凡之处概括起来是一个字“秀”。这样清秀的风景区，在东北是少见的。东北的山景突出一个雄字，雄阔、

雄大、雄伟似乎都不过分，但清秀的山景是罕见的，所以难怪叫它小桂林，就这秀气的灵韵、与桂林的风韵就已神通了。至于那水，那石，那山，那绿的貌似，就不需多说了。

从耸有冰峪沟标记的碑，依山沿水往里走四五里路，突然遇二十几米宽，深十几米，却清可见沙的一袭山水迎面横来。过河要乘船，乘船就算真正进了冰峪沟了。而就在那河对面，四面和其它山体毫不相连，在沙滩上平地拔起一石柱，约几十米高，如一孤峰飞来。细观挺象驴×，虽经岁月剥蚀，孤峰斑驳，但依然能望见那阳刚之气冲起。水映孤峰，风景独好，冰峪沟果然不凡。

可我向工作人员打听，他们说，这孤峰叫中流砥柱。我听了这个名字真觉得倒胃口。这名太雅了，雅的是它概括不出冰峪沟独有的景色；这名又太酸了，酸在于不知是那位穷酸文人摇头晃脑的给它起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这名又太俗，俗在于全中国的风景区中叫中流砥柱的大约已不下七八个了。这个中流砥柱和那些中流砥柱咋个区分？三门峡有个中流砥柱，它在黄河咆哮中，抗击着从人门、鬼门、神门中产生的合流冲击，气宇昂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其它是不是就有狗尾续貂之嫌了。越有个性的名字，越接近返朴归真，不仅地名响亮，而且也越能突出地区、风景区的特色。所以，这个中流砥柱我不仅感到倒胃口，而且还有一种美被破坏了的遗憾。

当然了，这块石是不是就应该叫驴×石这样一个山野粗名，考虑中国文化特点，考虑各位游览的小姐们的羞涩，这倒可以商讨。

带着一种遗憾，我渡船观石进到沟里，碰见一个放牛的

老汉。我又问起中流砥柱，问了好半天，老汉也不知中流砥柱在哪里，后来才恍然大悟的说：啊！就是那个驴腿石呀！他望了一眼我同行的女伴。这位老汉文化不高，但他能在看一眼我的女伴的同时，管那块怪石叫驴腿石，我不禁觉的老汉很机警，而且我感到他很智慧，他用一个中性的驴腿石为名，兼顾了很多因素。我很叹服，而我觉得何不就叫那块石为驴腿石，或者叫个能引人回味含蓄点的雄驴石什么的不比叫中流砥柱，更具象、更贴切、更易被人所记、被村民所接受吗？这也是一家一言，一孔之见了。

随后在沟中游览的风景点，所取名字大体都是如此，不洋不文不土的景点名称，让人总有似曾相似之感。所幸冰峪沟的名没改成胜利沟之类的名称，这还是不幸中的有幸！

宜兴洞幽

大约有商贾叫卖的市井，就有紫砂陶待沽，而见过古朴细腻、新颖别致、玲珑精妙的紫砂陶，就不会不闻位太湖之西，连浙、皖衣襟的宜兴了。

宜兴是陶乡，已名满天下，现鼎蜀镇方圆数十里，依然家家捏泥，处处皆窑；宜兴有古风淳厚，有秀色可餐，亦久有耳闻。

可当双脚刚落在雨中无锡，有友人相邀游宜兴溶洞时，心疑，眼露睥睨。想：本溪水洞被世界各国溶洞秘书长公推为全球第一，鄙人吃皇粮当官差毗邻常游，五岳归来不看山，本溪水洞览毕，还游什么溶岩？

心抱注定失望之灰蒙，又身不由己。

出宜兴30里，见一片怪石于先声夺人中林林耸立，一曲桥穿绕其中，越桥，入蚕蠶洞。先经旱洞，几欲绝壁，可绕过面对溶岩，又总有一侧身小缝挤入，就忽如着柳暗花明，洞阔路长。旱洞极处，有洞河横陈。离岸登轻舟，游水洞，艄公弄舟，不用篙竿力撑，不用桨橹摇划，仅用手攀着洞顶

和洞壁、就将清波一路推开。舟荡尽头，出洞口，惊异，人已到后山的湖光水色。

仅这么一转，未及细想，那种俺那疙瘩早已老子天下第一的豪气，不觉陡然短了三分。

出蚕丛洞数里，衣染竹林掩映之翠绿，又入灵公洞。此洞无水弄舟，但洞中有洞，洞下有洞，洞洞相复，洞洞相环。循石径而去，或幽曲、或开朗，或盘旋、或直下，或深邃、或简炼。而那洞含钟乳，更藏风采、瑰丽、风韵于别有的洞天。还有那长瀑垂练，更平添了一道风景、一道飞动、一道豪迈。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让人留连，让人不忍匆匆卒读。

一座溶洞，竟繁复到将大山雕镂成一座摩天大楼，不由感叹：楼外楼，山外山，海外海，天外天。

又出数里，在孟孟山根，有张果老倒骑驴之石雕仙风道骨于洞口，此乃张公洞。进洞是一派惊憾的陌生，如将灵公洞比之洞若迴肠，张公洞则阔若高堂。尤其那海王厅，穹顶如高山屋脊，厅阔可容万人相戏，如此开阔竟深藏大山腹中，可谓神奇之极。在这大小72洞中信步，洞中有天，天含洞口，洞天浑然。有时熄灯仰观洞顶，能见穹顶有一丝天光透入，神密随之渗入岩壁；而那通向山顶之洞，洞阔如巨龙张口，吞天则碧兰高远，让人豁达宽慰。

从朝阳洞登孟孟山顶，则汇入一片嵯峨的殿宇。孟峰山势险峻，庙宇建的更气宇非凡，依山顺势巍耸而布，庙宇借山势而欲飞动，溶洞与庙宇自然结为连理，可谓“稀奇古怪，说也不信，真正绝妙，到时方知”。

宜兴还有诸如西施洞、善卷洞等，尤其听说善卷洞更集